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宋文選卷十九

李邦直文

唐虞論

唐虞載堯之治曰謀於四岳欠欠焉憂其天下終身而不得寧載舜之治吁俞疇咨以盡萬事之變而又巡狩天下遂老於蒼梧禮樂兵刑雜然舉之而各有條理觀其勤有過於堯者是不為無為矣而孔子嘗曰大哉堯

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學者嘗惑於此夫虞舜之所載者治之迹而孔子所言者治之神也何謂其然也夫營為動作之由已莫過乎人今完安無疾之人手可以執足可以馳耳目可以視聽而腹心可以慮欲有所措無不應者皆可以自為之矣則以為營為動作莫不出乎已及詰其極究其所以能然者則雖智者

猶不能自知也故由己而可為者迹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天地之化氣之所感雨之所濡莖葉之勾直長短圓斜狹大華實之濃淡芬芳臭色之不齊味之衆多莫不各足其形一陽之所温一雷之所震飛者躍者巢者穴者吟者黙者或鱗而泳或翼而升或毛而羣或介而潛莫不各足其分此人之所可見也此化之迹也詰其何為而能然而誰為之者則明哲所不能計智巧所不能匠雖聖人莫之或知也此化之神也人之可

以自為者猶不能自知變化之出乎天又果知天之能自知其所以然耶故聖人法道以為用體神以為治溟涬真樸漠然而全陶然而遂萬事不能滑其中安安而有餘如遺天下者天下之人鼓舞之而不足用之而不知自化也自安也自悅也自威也則終日言而如未嘗言終日為而如未嘗為此堯舜之所以為大也彼昧道者不然一君之心兩耳目之聰明耳而臨四海之廣穰穰之繁欲御之以智縻之以力矜其健察作其巧辯雕

鎪百為咻噢萬狀焦焦然日置天下於其胷中而又為
情偽喜怒之所紛亂智索力殫矣而天下囂然方不可
勝理則醇且醨愿且詐傑者為之僅得小治而已矣安
能如嚮堯舜之治耶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覇者
之民驩虞如也知此然後知堯舜矣故大聖人之為治
雖有為於外必無係於心藏其神致其用使天下之人
莫能窺已之涯諱趨奮起以為倖故靜而不爭所謂無
為之治也後世王者闇乎有用樂乎無為不知堯舜之

神其化則又欲其摽枝芻狗治天下溺入於老釋逍遥寂滅之說兀兀焉宴坐於深宫以待天下之自治是烏知孔子之所謂無為者歟

三代論

揚雄班固王通之儔莫不以三代諸侯為久安之術而罪秦之郡縣至柳宗元獨曰古之諸侯聖人之意非不欲去也其勢不能去也以為其治不若郡守嘗究之矣夫王者處乎高危而以一姓孤立於四海之上一姓之

安危乃天下之所以為治亂死生也夏商周之君相傳者數十世雖有屈强之諸侯時不免於戰伐然亦未嘗有流血天下兵火之禍如後世者幾二千年而才三易姓亦必有大惡如桀紂至聖如湯武又其祖宗之著德甚久然後可以集有天下之諸侯自秦至於五代覆亡之宗紛焉如風中之槁葉生民數陷於大禍則是諸侯之前民數百年乃一擾而變侯置守之後天下之人常慄慄焉而無所係也論者多取周季戰伐之紛亂以為

建侯之罪夫幽厲懿夷之王較其昏暴王之於郡縣之時非莽卓盜之則陳項有之矣惟其諸侯之國各疆土據槃疆者未能并服而為一故衰亂而周不亡也論者又取晉之宗室舉兵相殘以為鑒夫以惠懷在上政亂於中而號令不行於天下於時謂之互市又使不義之君得舉兵以擊義國其儆闇不道雖縻爛而亡不足怪也其所以未亡而再進於元帝者藩國之勢也故上有明天子則諸侯而治郡縣而治為上者其非道則諸

侯者亂郡縣者亡禍之輕重也有殊矣彼周之時吳楚齊晉雖悖傲而不臣力非不足也而不敢瞍周之鼎何哉列國皆有兵有賦而用周公之禮樂彼未能一旦而君此此未能一旦而臣彼由此而然也晉宋梁隋之所以得扼吭拊背於中傳檄而天下定郡縣雖有忠勇之臣莫不拱手聽命圜視而不敢動何哉天下之權素有所一也兩漢之有天下王侯郡縣雜建而年以四百雖有七國諸呂之難而劉氏以中興唐之有天下宗室為刺

史勲賢為藩鎮僅如諸侯之制而年以三百雖有齊蔡燕趙魏之寇二朱安史之憑陵而李氏以長權散於天下而莫能一也以天下之大而明主不世出後世鑒存亡之效可不約三代漢唐之制雜樹親賢於外少為王者之拱衛耶予厚之說未識治亂之大計亟云以為異論耳不亦妄哉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氣可上而形不可

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歸於土天無形則無敝有形則有敝雖天不能使之易此言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責育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攝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為其用舉六國之女色鐘鼓納之於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頌其功德秦皇坐亡國之殿聽亡國之音趨走遮列亡國之臣心侈意廣自

以為萬世莫吾及顧少羽翼而升耳於是車轍馬跡交於海上登之罘浮江湘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卜其所謂仙不務事事而跕跕然狂人客死於沙丘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黄帝葬於橋陵下及於三代之盛未嘗有仙之説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物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女方士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

天下幾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害為處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名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令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宇散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弗親中國幾為安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尠至

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楊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環而交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来生民之命摇然無所附矣其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於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仁君將復有仙亡其國者矣

西漢論

甞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餘以剛斷明烈為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槩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

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氣必主於剛其柔仁者濟物之變補事之隙時為之用耳不可以為常也故君者天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實而麗雷烈而威風行而無迹四者不廢然後可以生萬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時而裂日有時而虧雷或不發而風或不播休弛鬱塞之氣極而妖厲災疾作於下下至於昆蟲草木莫不蒙其痾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為天之體而

為君之德乎高祖最剛而最明故其基宇廓大而宏遠不可以亟壞其餘勝遺烈猶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孱懦高后女主㖃㖃於簾戶之間而嬰噲平勃之徒攝衣而趨交臂而受職莫敢先後而不率至文景之為君其治出於恭儉仁恕然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憚繼之孝武雖侈且虐生民之屠於兵大臣之夷滅於法者幾且大半天下之怨可謂極矣而能興禮樂隆儒術拓土傳祚為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

故燕王盖主桑羊上官謀發而中敗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覈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於太平此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具美也事之失度而過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强固非以其有人君之堅主之以剛德而然耶元成哀平固未嘗有顯惡大過暴不若桀紂淫不若幽厲徒以濡弱偷墮無剛明之氣終不能一奮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惛惛默默以至於亡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

夫之仁義天子兼萬事之柄將以制中國而威四方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拳然以小廉細謹自持者則是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無所恃而奸權嬖倖恃以朝廷為戲維持牽制貿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孤遠之臣待我之剛然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剛然後得以振其剛明以强本而威衆使内外大小皆有所

恃於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剛也鑒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者無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槩而已矣

東漢論

聖人之所以長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喪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欲歸兵不

可以驅而散其所欲去利不可以誘而還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亦時有所惑也西漢之亡也其君非有苛毒加於民特以柔闇而無決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威令不能過房闥之外而天下之柄姦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為王氏有王田之擾有六筦之侵師旅興於前旱蝗繼於後夷狄攻其外冦盜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遂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若其亂

而思嚮時之安以為能安天下者劉氏而已耳故聖公起於荆盆子起於海曲王郎起於趙劉永起於睢陽伯升起於宛皆唱之於劉氏奮挺以為器揭竿以為旗徒步振呼而郡國之衆雲集霧聚莫不為之用雖有隗囂公孫述張步之徒相與馳逐奮取卒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於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欲以光武之聖顯肅之明其治皆雜於儒雅而隆師重道修舉禮樂以率其民民之興行為義幾多於三代殤安之後女主權

臣常握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於塗炭者行義之臣奮不顧死力爭於朝以折嬖邪之鋒也及桓靈繼統宦官之勢愈烜赫於天下矣而賢者終不為之少屈彼賢者之盛於下知其必能再起劉氏之治而不利於已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痛杜其後而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鉤黨禁錮誅殺天下之賢人處士殆盡其禍蓋不減於秦又以宦官子弟為民之牧宰侵掠殘困民焦然不知為生之樂莫不挼掌捩腕疾視其

上欲漢之亡者蓋十九矣故黄巾一起同日而應者三十六萬何盜之多耶民以為漢德不若黄巾之可從也及東漢將亡所謂袁紹袁術者以庸庸之材幾有天下之半人歸之者襁負而相屬彼以袁為可歸耶誠以袁氏繼世為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禍難者德有多於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絶於天下也孔明承之又欲以區區之蜀為光武之舉信大義而復之漢其名雖盛而四方莫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然哉勤苦艱難終

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之罪桓靈之惡怨於民心之深也其如覇蜀之業則孔明之才力致之與魏吳他姓之興者蓋等耳非有思漢之助也西漢亡而復之之易東漢亡而復之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禍莫大於失民心或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烏足以知治亂

魏論

孟軻之言王道常賤利而本仁義當世之諸侯皆謂之

闊疎而後之學者亦或疑其為空説以示訓嘗竊觀之先鈍而後利王之易者莫若仁義之為用小利而大拙力殫而功少名敗而實從之者莫獘於權謀也周既亡而秦能一天下之諸侯秦之亂高祖起兵才五戰而天下定於漢西漢之業為莽所盜者十二載而世祖興世祖之興三年而復為東漢高光之建業一何其易也基宇一何其宏大也傳之子孫一何其長也東漢之亂豪傑據國而虎爭善用兵者莫過於魏武建安之元始迎

獻帝以入於許自是中國之權歸於曹氏官賞兵刑紀綱號令莫不自曹氏出漢帝挈挈守空器而已於時取之之易若拔一毛然而止能集天下之勢故不敢取用天子禮樂者凡二十五年而身終於北面及丕受獻祚四方之君者三魏一再傳而其政已為司馬氏所有觀魏武之建業一何其難也基宇一何其狹也傳之子孫一何其弗永也豈謂魏武之用兵不及於高光耶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於曹氏耶謂用兵不及於高光

則魏武固能兵矣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則天下之厭亂不為不久矣何難易小大長短之不相若也如此甞以為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詭譎服不可以威力御有偽而覇無偽而王有偽而享國無偽而享天下彼高祖世祖之所以興雖褰裳奮劍馳逐而得之然皆有仁義之資忠厚之量故人心易一數載而成大業已成而天下怡怡不復揺動魏武則不然其治身其任臣其使民其取天下一本於詭譎威力無復錙銖仁義忠厚之

實是以孔融楊修誅死而不肯臣荀彧感恨暗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管寧之屬浮海而避之惟得巧詐之士而與之共國競競馬憂竊發之變故雖虜張繡走二袁擒呂布馘高幹戎旗北指而烏丸蹋頓為之破兵鋒西向而宜堪超遂為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兵强戰勝而天下益疑之思與之為敵用力勤於二漢而土分於吳蜀垂業至於二世而運奪於宣景何哉失之於險害刻薄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

下也人之形可劫而人之心不可劫人之財可掠而取而人之心不可掠而取天下之土可以强而兼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强而兼迅疾不讓怒若風火者雖速必緩欺其人而得之者雖得必失得民之心者不欲有民而民必歸之大國之賈出其貨財貿易於廛市持之以信守之以廉意思閒緩如不欲多得者故利之歸也愈厚其為富也必久有貪賈者持籌如變化罔利如寇攘人由是莫敢與之賈以至於餓而死孟子曰苟行仁政四

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魏武何知焉孔明之為蜀先以仁義治其國後以仁義之聲動天下三州舉土以歸於我而輒不取是以一舉而魏之君臣相聚而憂當是之時民心雖已去漢以孔明仁義之才挾備而自為亦可以有所立天下之未歸蜀者特須時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魏吴其一而為劉蜀乎孝明之區區焉能抗之哉

梁論

先王之教皆本於禮義世之不得則不生如此其急也然而禮義之教至後世日以消亡而以之大亂有賢者出莫不欲引古而復之而已亡之教終不能復佛者夷狄之教也一入中國中國之人為之奔走惟恐在後衣食可絶而佛費以為不可絶法可犯而所謂戒律者以為不可犯父母可慢而以為佛不可慢流殖植大至於今世而日以盛有賢者攘袂而詬之攘牙而攻之力憊矣而終不能去何禮義之去而不可復佛之來而不可

去也是亦有説焉夫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此禮義之所以易衰而佛之所以易盛也所謂公與私者何謂今夫禮樂之為教人果秩秩而循之則終身安焉而不抵於戮辱其利於人者為不少矣而小人莫為彼佛者之説則曰汝且終日放其情欲殺人以逞欺衆以牟財已而事吾佛則罪釋而無害汝且朝而為惡夕而事佛壯而為惡晚而事佛不惟罪釋而無害且有厚禄而加汝焉書其效

於紙揭其狀於壁小人既不能無為惡故為惡而得利則分其財於佛之徒以求解如是盡天下之室為佛居舉天下之衆為佛衆亦不足怪也故曰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小人固無足異矣又況世之君子時有陷溺於其教勝而唱之者耶嘗觀東漢以來佛說之惑世晉之末凶悍驕逆屠滅生靈以為戲其暴過於豺狼者莫甚於石虎姚興禮義曾不足以動之而畏佛最甚下此則髙齊既以戰得

之弗返於禮義以靖亂而欲事佛以自救梁武之用兵亦工矣侯景之師將至於城下而率其臣誦佛於庭卒以此亡國不亦悲哉夫既天下之信尚之也小人之倚佛以為貨者把執禍福嚇欺愚聾如挾券質量其所入金錢之少多而交手貿賣上至於京師下至於夷狄至於一邑之衝一鄉之聚必有其徒焉如是者紛紛於天下上之人不能盛禮樂之教以敵之其所以為治者一皆出於文法固以薄矣而文法又多為姦吏之所貨姦民

之請於吏隨其重輕或可以得意幽則約於佛明則要於吏私既勝而公道廢王者禮義之教皆不預天下之權嗚呼安求其不大亂也斯獘也根固而源遠不可以亟拔不可以亟塞矣後之君臣陷溺於此者其不觀梁之所為乎

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茍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

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於天下於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

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厲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飱而食至於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户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寧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畢畢焉任智數褻文法此特吏才

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通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作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糅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

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摰斷謂簿書刀筆之閒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項背而竊笑強者爲之反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譁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獘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敗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於内不起於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姦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無釁隙而藩鎮敢叛涣者也人之弱於氣者寒暑疾病易為之侵木之傷於心者風雨蝎蠧易為之敗明君賢相整乎法度修乎甲兵撫乎人民雖有强梗必為忠順一有弗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臣妾必為豺虎唐之亂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有以自亡也一軍闕帥上擇賢人

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於其軍其姦將豪卒内交强臣而外交勑使以市兵權得之則取償於其民宦者之使陰得寶賂偽以一軍之勢嚇刼朝廷而取必彼小人者一旦據土地擁旗甲權盛氣完約堅謀合罔不睢盱自疑恃衆而為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法慰之以金券飽之以玉帛欲以息兵此其所以樹兵者歟柄既去矣藩鎮既强矣又不能信任天下之賢以為將相使之整法度脩甲兵撫人民為所以禦盜之具所以圖事於宫

中不過一二邪臣三四宦豎措置萬事舛謬顛倒方正之路塞倖曲之門開惟埋藏機牙以中傷賢者爲事故天下之心咎其上而易以生變此以見非獨藩鎮之亡唐而唐之有以自亡也有國忠林甫之蔽然後有函陵之師有魚朝恩程元振之讒然後有永泰之亂有盧杞之邪然後有奉天之厄有惠王昭愍之驕昏然後有藩鎮之叛章武中興一裴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爲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爲唐之盗故曰天下之患常起於内

不起於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為罪言盡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夫蠻夷盜賊彼雖無賴然亦有桀黠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為權量其輕重強弱而自為計我自治且弗辨則蠻夷盜賊投其隙而動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則藩鎮為我之手足耳目竭蹷趨走之不暇如正觀開元時矣焉得而憑陵哉

五代論

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既去而天下為秦秦亡而為漢自漢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及於今千二百有七十年其間亂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久者漢唐聖宋而已魏雖有蜀而不能有吴及魏入於晉晉平吴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散為一十六國而晉遷於南魏起於北魏衰而又為東西東魏入於高齊西魏入於周閔相與鼎峙而立周

能併齊而天下尚為二及周入於隋隋既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堅又化而為唐唐亡而為五代抑亦屢變矣含夫漢唐而覩之餘據土而君者一爝火之明也然而自古亂亡莫甚於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攘閒有天下之豪傑或借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率皆兇卒小盜公行而無媿膾截生民而盡之禮義廉恥無髮遺矣莊周曰後世必有人相食者豈知後世之亂有過於相食耶然而不大亂不大治五代之大亂天所

以開聖宋也宋有天下相繼者四明聖百餘年間生民之安過於漢唐內無擅威之臣外無強大諸侯下無姦民攻掠之變十人之盜起則不月而傳駭於天下之耳目況能容大盜耶其安治如此然而識者觀天之勢尚為之憂慄而不寧其故何也夫始治者天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知之所憂也實之美者多蠹味之甘者生醯鷄康樂而克逸者萌疾病物慎乎其極則必至於變古之王者知其物理之極懼其變而為危則先自為之變

使變而治此其所以久也居治之久而未知所以變此非今之可憂者與今天下之民丁黃老幼孳毓而繁夥其數多於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見生齒之極於此矣耕者升山巔樵者入窮谷土不為不闢農不為不力而常有凍餓之人天時豐穰則中戶已上歉歉僅足一有水旱螟霜之歲則百姓流冗轉移相枕藉而死於道路可以常豐而不可以有凶災見其用天時出地利之極於此矣國之於利莫及行人租及動物小吏為公家

而坐列販賣如賈人馬者信於治人之官世入之用朝而夕謀夕而朝憂有日月之慮而無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事而不可以忽有為可以常靜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於此矣至於上之政令下之奔走或疲極而倦厭而朝廷之治特為媮且欲以循循而格萬世之安卒未能磨濯剗剔奮然而有所變竊恐其失於不變也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宋文選卷十九

宋文選卷二十

李邦直文

策旨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治亂之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説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

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國家甞詔内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於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恵澤天下者朝廷亦甞賤仁義之説以為汗漫無實而不適於事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

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門安無為而治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奸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輙肆奚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益多矣緑衣小臣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已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畧於篇以為貢臣以為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於法而叛仁義故有法原事有

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為之弗寧内疾或從是而起夷狄外物常擾吾治故有議戎二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止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預兵為國命馬為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斯為政故有明

責激貪扶懦别白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强固木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末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為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導其君於文明故有解蔽姦臣之所欲為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辯邪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實史氏稱其忠臣言雖褊迫

不丈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法原策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柰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知者紿

愚者而兼其利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强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

殺生以法動静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茍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善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以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絶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

奸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觧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使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議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令史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爒括而已矣若毀我之彈畫而從

木之情則工勞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服故法一則成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

風驅電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𤸇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鼠然童子據奥室犀湖海之珍怪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途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籓籬立法如封界强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

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輙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僿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趍履穿穴而主人勿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

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猶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勿免況庸人乎臣竊規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

者或孽斷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紀綱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策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即事有至易

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畢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而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鈕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

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悦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屈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

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勝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亡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奥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閟隱如震霆煦

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島蠻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倡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戲路馬之芻觸囿兎之毛也籧頓闟紐嬉弄機樞動静不以

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毁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令之利變令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牢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剥也亦

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静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横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圜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

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刑策上

治天下如治馬馬之性剛則踶恐則齧氣作而脉張風逸於野乘之者將有奔墜之患故必待之以轡節之以銜揮之以策欲速則速欲止則止使之無一不若吾意

者然而治馬者亦有道行之以其塗覊之以其節策之以其事調順而不亂約易而不煩時其强弱而視其力之所任馬於是乎循理而服駕矣有越人焉不善治馬行之也非其塗覊之也非其節策之也非其事馬於是僨張狂惑而愈不知乘者之旨則馬之性妄行而乘者不得安矣故天下者馬也轡銜鞭策者法令也法令之使民如鞭轡之治馬聖人之善使民如王良造父之善治馬民之不可治之以苛如馬之不可迫之以煩也故

法貴易知令貴易行法必簡而明令必約而信使民曉
然皆見上之意則亹亹而從之矣而不善治民者繁為
之法苛為之令使天下之民前有罻羅後有陷穽左則
木索右則桁楊民皆惶駭惴慄不知自免之路而愚者
或有所冥姦者或有所逃天下之詐日起而法令益不
勝如是祈民之和順而循理安可得也故曰畢弋多鳥
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水扼之齊之而馬知詭銜竊轡
故夫法密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法不勝為髡鉗赭衣本所

以涅小盜也髠鉗赭衣者大半於天下則相率而捍法以為大盜任殭吏持急憲本所以摶擿隱伏也隱伏盡露法不足以勝之則不復隱伏而公為姦羅取細罪本所以止民為罪也不為罪之民既已羅入於罪而抵誅則不復愧恥畏讋然後為罪自古尚法之世莫過於秦秦用商鞅李斯之術以繩天下令民什伍相司偶語於市則刑棄灰於道則誅然天下之所以叛秦者以法卒所以亡秦者以刑人也漢祖乘之約法為三章蕭何裁

增為九章極簡易矣宜罪有得漏而姦有得為然事益少民益畏罪至孝文而刑至於措具緩急繁簡之不同而治亂之勢異何哉法不可極而民不可勝也聖宋之於法可謂矜慎而留意矣太祖始詔置士官太宗設審刑之職章聖皇帝又建提點刑獄之任歲必下寛詔滌桎梏而厚繫囚之飲食吏有深法而枉民於刑者廢抑而不得遷以懲其酷能活一囚之不當誅者弗論歲考弗用保薦而輒增秩以勸其仁凡以疑讞聞上者皆生

之其矜慎而留意如此宜有漢文刑措之效也而天下之執重繫者歲歲加多舉天下之民能終身而不受笞箠闔戸而不在刑籍者歲歲加少其所以然者臣以謂國家有輕刑之名而無輕刑之實法苛密而輕令煩雜而亂别勑他禁數倍於律由是之至也自古議獄之深者皆指秦以為首而臣謂令之民罪有薄於偶語棄灰而入者矣如之何安視而不為戚戚也

議刑策下

天子仁聖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朝廷慎刑如是而臣謂之過於秦法何也古律有浮於事可蠲而未蠲令制有失於當可刊減而未為刊減者也今之律蓋秦漢之餘法而累世增損附益而成之可謂小大無失而輕重無所漏矣巧民真姦善為天下未嘗為之罪亦皆有所科條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為無名之法而附於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為而為者皆坐之以彼罪之有狀而可科者既律之所不容凡無狀可

科者則亦無罪而已又施羅織之意於其間以開奇吏舞文之端則行路之人皆可取之置於理一步作一謦欬揺手反臂無不觸罪上官之率私怒而加害於小吏吏之所以生意而牧良民者葢莫不用此使無罪之吏坐此而絀殿無罪之民坐此而榜毒此律法之過焉者也古之為法之意丁寧而詳悉其大旨防民之為不義故為之法輔義而行之苟得其實則刑之殺之而民莫不服知其出於義也自咸平及於祥符及於天聖自天

聖及於慶歷制勑之目數刋矣慶歷中刪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頒以為定法其立法之目常汲汲於貨利而重募告訐之人涉禮義而輔教化者曾不能半夫上射利於下下競利於上上事利而用刑故刑之而民心弗改知其出於利也古以義用刑今以利用刑此勑法之過焉者也古之遺法曰律曰令曰式令之通行之法曰制勑曰附令故律所以佐典禮也令式所以佐律也制所以佐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勑也故律有定刑而

令式無定刑有事不循於令式者一止於笞所以為中法也令之慶歷勑或有定刑或無定刑律之而無定刑者輒鞭笞而勑法之中類多細防薄禁事有微小於令式之所約者條責簿書之朱墨按比券契之遲速賦役之常格廄庫之成事賣買之煩期會之末課督征権而欽會毛草其纖悉煩碎類非國體之大此皆宜傅諸令者而遽列於勑法吏民毫釐之差亦獲大咎刑加於犯令凡數等此宜為令而為勑之失也臣以為律法當言

當為主科可以蠲省惟戮其有名之罪則文吏不得高下其手責利之門少告訐之路閉則天下國家先義而後利制勑之所禁煩細而無定刑者審擇而附之於令則薄罪不陷於重誅殲此三者刑庶幾乎清而民樂其生仁主之澤洋汪於天下矣

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令夫奉法令畜士民雖提頓驕暴之其逆順禍福持非歲月之久理

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徉而止利可以緩從
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局熊羆之氣聚貙軀
虎臂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屬吾人人
而敵人與抗伺我有舋睨我小跌一有形鏬若弩羽之
来不可障是故朝為勝兵暮為野骴朝為彊國暮為丘
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於兵生
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觸白刃冒流
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

使之草食水飲介胄而騎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

以固結專於仁則慢而不為用專於威則怨而不為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蔽而實窮專於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强將不勝則兵多而易亂兵强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畧葢出於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

為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太祖皇帝甬材智合寇讐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縶劉鋹十五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鋭勢如决河海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勘

不失尺寸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於王府數路之籍登於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驀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廟堂之上習於安娛轅門之口恬於豢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令之所謂將其在内者徒車騎容冶日奉朝謁利厚禄以肥子弟苟聲色美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貲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譽庇占惰卒便豆舭庖廄織絍繡畫針韗皃鍜伎巧

玩好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强怯地形之迂直鵝鸛之踈密敵情之誠偽慢焉不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閒暇之日名繁數稠高位大俸索上農夫十戶之賦足以給一兵悉闗市之征不足以奉一將濶視侈言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丹原野膚殘鈍鈒四夷以為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陛下於優安寡事之時留神於兵垂意於將當塗以收之當衝以驗之投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故而觀其材愒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祭陘之諸部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民陛下畜十餘將練數

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睨睥而不敢背慮之有素
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陛下垂拱於太平之上澹不
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
兵猝有風塵從疆塞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
而為之則亦暮已

議兵策中

用兵收將之術臣概舉而奏之前篇矣請為陛下言其
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强外重則弱

兵在勲臣則勲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宦臣則宦臣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强臣不朝則取兵於府以事剪伐取將於衛以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於朝以奉宿衛兵散於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在内而京師實重又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

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姦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自古制兵之術莫善於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治至唐中年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壞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强大而叛兵重於內而不制故宦臣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亡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虓闞內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

而天下生靈百不一存矣太祖皇帝神武聖謀洗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於己籠絡悍夫易以文吏雖藩鎮諸帥名號尚存禄賜尚豐而兵衆土地悉屬於上矣逆賜叛臆消縮順嚮莫敢不臣舉天下之卒凡可以勝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聚之於京師以固内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蠻蜒戎狄守備扞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不遣戍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

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籍於中而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内不在强臣不委宦臣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師非有可專之威徒主符籍而呼趨指導於階前耳天子或御廣殿或獵近郊節以鉦鼓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賞罰以上日預朝請而朴拜時預讌禮而犒飫歲預衣裘繒絮之賜而華暖慶賞威刑撫取揀練縻制控約無不

自天子為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他視情無他歸讋悼親愛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聖神久大之略也老氏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鐏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陛下席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富與地侔尊與天並恃隆平之極當無為之時游神運化於冲漠

之場棲遲含光於髙古之上堯舜不足稱爲仁壽周武不足稱爲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患生於不足慮也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老之口粲若日月遺策具在按節而舉之朝祭之餘禮樂教化之暇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壁旄頭在驅黃屋徐勤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聳動士衆斬牲禡野卒蒐器而簡練訓誓之誅一慵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久安沈墮之氣以改易天下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其

轡策收其羈勒而大酣小寢於其上猝有駭異不蹶則奔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於京師以為内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於復聖矣非可以無為為之也惟陛下留神

議兵策下

臣於上篇言用兵次篇言養兵之制或曰二者孰難臣曰二者俱未易而養兵尤為難用兵之時成敗共濟死生同患而有幸而勝者治安之時養兵失其制則禍實躡武而起矣唐魏公對文皇曰創業易守成難非空言

也唐穆宗於不用兵之時姑息而至於衰壞五代之君明斷武健莫過於後唐莊宗者起師雲中南向而爭天下驍雄智勇周德威之儔莫不畢命殫力百戰於河朔一日踰鄆趨汴而段凝之師雖號十萬解甲束手矣然無學術不知古今治亂之體不知持成養兵之道天下既定軍律遂弛或潰於外或變於內魄然滅亡矣以取則得以守則亡此承平養兵之難也李承進嘗事莊宗太宗以唐事問之承進對曰莊宗惟務姑息將士驕縱

每乘輿出次近郊必叩馬首以匄恩賞若是者非一威令不行賜予無節因而召亂太祖搏髀而嘆息其不能以軍法御之也故祖宗之時雄武掠人捕斬百卒川班訴例全軍誅殛索衛士之無賴者冶鐵以錮其頸將校雖領刺史者茍有罪必杖配士伍操畚鍤冒寒暑皆甘心焉祥符中副校呂遇醉酒馳馬以歸章聖皇帝曰將士亡故不令出本班置市買二人此軍制也祖宗朝法令嚴肅無敢犯者今安敢有醉酒馳馬以歸者乎茍有

之遂置於理一祖二祖相承而治具堅明約束如此故能革五代之亂而納四海於仁壽禿髮之老生長太平含哺鼓腹不見變駭陛下御宇數十年循三聖法度而天下順治可謂仁義之主矣夫太平之久則法有弛而不舉者法弛而不舉則兵有隳而不習者也兵隳而不習法弛而不舉身無金痍未嘗受勞苦之事血氣態度柔脆驕飽縲衣佻容不類武士目曰禁衛矣而日操纖巧奇飄游蕩鄽閈旅魁什長與部兵相從促襟接席醉

呼博塞驟敗等級忘失名分恬不為怪莫敢訶詰祿賜歲增帑廩大涸無名不功之賞期若責息輒不為恩噢咻喻咀歲律寖壞士卒咸知主上之仁 故將臣莫敢獨治之者一有奮張小欲控約懲戢之卒自為黨與悖氣橫胸憤口誹謗嚚嚚動矣慶歷以來大異三代作戍於保者以賜金中罷 殺守倅脅將吏嬰城而假息戍於甘陵者挾妖民盜庫兵而為僭環衛誰何之人闖禁藩觸寶瑟臣思之寒入毛骨伍中之走卒躍出馳道排入

省寺而詬辱大臣庶藩列羣縷帛囊米小不滿望則聚首而議變禍大亂芽軋甚於此者非人主霆斷電耀長轡遠策覊之有宜而爲之有漸將何以革此陛下玩而不爲之圖其耳目熟習其氣焰完就其根蔓盤織其角觡愈剛幾世之後必將豪奪閭里錘係老幼俘取金帛使百姓不得寧翩易將帥使朝廷不得制陛下取唐末及五代之事觀之非臣言之過也故臣願於可爲之時選賢將提法令節姑息之澤峻有罪之誅使恩出於

非常威出於不測人主為之士心焉有不服者夫用兵養兵之術二者皆未易而養兵尤為難今兵不用矣養兵之術無他惟因事而痛治之無純以仁治而已矣

議戎策上

金燕古為濒山多馬之國其土恭平宜畜牧耕稼其民趫健使弓矢習騎射樂鬬輕死中國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揺動中國蚩尤有涿鹿之野故叛黄帝舜以青冀分野又大剖其北離而為幽為并為營周

官職方氏掌九服之圖漚夷淶易之浸皆在其地戰國之時為燕國唐之時為范陽節度夫燕一國也范陽一鎮也以一國之力斗絶在戎夷中獨立幾八百餘年遂與周室終始而不為匈奴所吞者是其力足以獨捍匈奴也范陽一鎮之地宿兵不滿數萬而奚契丹不能輒苦趙魏滄景者其力足以獨制外裔也昔以一國之力而不憚匈奴今以天下之力而不勝其勞敝昔以一鎮之力而不憚奚契丹今以天下之力而懔懔常為憂其

故何也燕國有朝鮮遼東雲中九原陘山樓煩易水以為之塞范陽有盧龍古北松亭狐門之要以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國一鎮截然中立而不憚匈奴奚契丹也自石晉割幽薊檀順嬀儒武應寰朔涿蔚賂戎以市天下而營平易亦陷於北阻固扼束我皆失之而劃滄覇瓦橋信安肅廣信保定常山忻岢嵐火山寧化千里平廣之地以為界戎軍寇馬馳突去來如股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勝勞敝而懔懔常為憂也

敵侵之益易我守之益難故時平而屯戍之費不得息敵之覘中國也近中國備敵之處也多故力勞而勢益分閒有憂國之將不過廣塘水而已獻謀之臣不過啖閼氏可汗悅來使而已使土在其外而為沮洳於腹中閼河川泉瀆灌盧墓耕牧之地包七州廣數百里東起泥沽海口西達邊吴淀堆蒲藻魚蚌生之而桂食皆漕取於內地並西山尚缺百里曽未足限隔戎馬而邊民喪其業矣歲輸者不可一日而不繼遺之珠犀劍帶皆

府庫上選乘輿之副拳然而如鄭衛之地事晉楚聘使所出之郡補徼道牽馬牛圬亭候捕雉兔羅果蓏飭倡樂聚薪炭僕役於夷人者不可勝數和親不戰而勞費如用兵之時矣竊譬之千金之家寇盜在藩墻之內不治格鬬攘卻之具而方施塹闔下以為守盜者從而笑之塘水是也又譬之懦夫與鷙獸相戹於野棄體肉飼之而祈免於害不忍萬全之時而先事一閒和親之賂是也古者固非忘和親也晉諸侯國耳用大夫魏絳之

說而和諸戎以獲實利日賈其上民狎於野穡人成功
夷狄事晉師徒不勤兵甲不頓遠至邇安則和親之
術誠利矣今幽營為敵有內地又為塘而民不得耕屈
中國以奉殊無遺力矣而師徒之戍不得息遠者主而
邇人不為之安如是而為和親何為者耶議者粗日月
之安而慮之不先將見天賜之穴日盈中國之力不可
支然後破盟犯約而突盜吾民矣

議戎策下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辭頡利可汗館帝女於外而許延陁何也當時羣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兵頡利延陁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我所欲而寧負媿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陁衰破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契丹本唐之松漠都督國於黄龍遼澤間東西才三千里自欽德閒光啟之亂服屬達靼奚室韋之屬而姦邑

堅下渤海夫餘晉祖以地與耶律壽則西至於大夏東距於女真南界於瓦橋北厭於鞣鞨其氣常在中國上咸平景德間數猶於趙魏之郊殘城郭係老幼而去先聖仁術睿算不忍以吾民困敝於奔命姑與之和親所以結約慰藉之甚厚自慶歷以来又嘗為非意難可之詞以動中國頻走間使擾邊民之生朝廷徒增其好幣而足其求金人今日驕中國之怒而山東三尺童子皆思奮寸鐵以搏金人而償陵鶩侵辱之宿憤矣臣竊意

其為天亡之時也昔者賈誼欲施五餌三表係單于之頸以謂賜之以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以音樂婦人以壞其身賜之以髙堂會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名幸之相娛樂以壞其心而史氏言其術為疎濶今耶律氏之君臣醉於玉帛而沉溺於寶賂其民生長和親知戰也少不習寇盜而或為進士學不以騎射為生而樂土者安室家與古外裔之俗甚異誼之説且效於今矣臣聞之山後遺民苦其賦役

而懷中土之思彼之將相雜用南北之人權力相傾爭
其勢不平而相軋乖壞之隙殆將有豪傑舉土以屬於
我而請為藩臣者彼久客我土中心疑畏而常不得寧
故時為慢書以覘中國之强弱深淺而我輒為之擾駭
則固宜為外裔之所輕矣天下大事有人臣不敢首議
必俟人主之斷而自為然後可以成其功者河湟之計
其一也陛下雖不欲戰戎人驕甚而天下不能堪其勢
必至於戰厲兵選將舉得其策河湟可以一日而復扼

范陽盧龍之塞窒松亭狐門古北之穴決去波塘化為沃土募耕戰之士人賦百畝而處之養馬積粟以實塞下財京師長無北顧之憂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唐獻文尚能復河隴百年久陷之地而況於盛明之主乎陛下亦篤於和親而緩於兵備彼中之情不可必得他族偪處在肘腋之下伺河水可渡掩吾人之不虞萬世之憂也

宋文選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二十一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原令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藩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庶白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以繼其生肹肹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

毋甘旨滫瀡之養下廹於妻孥之饘粥則守節不篤者
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買販江湖干托郡邑
商筭盈縮秤校毫厘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
一之得進則為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
為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恥
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
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茍為之
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

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礙遲久其歳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薄於得失而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者竟隘而馳夸偽佻淺之派更相眄眮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攫不設穽而媮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歳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

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槩由仕者藩仕者藩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槩之原也而議者不塞其源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羅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也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捕螟蝗不知士心愈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者簡則職有餘裕吏無閒員而禄得以繼汚者反

其廌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榮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議官策中

天下既然之獘臣言其端矣請復為陛下詳言所以革者夫爵禄所以分别賢不肖勸天下為善之具惟用之有當否輕重耳在小人則輕在君子則重故不可使小人得之也易得之則輕難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易得之也多得之則輕寡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多得之也

爵禄輕則天下之人不知勸而朝廷輕爵禄重則天下之人知勸而朝廷重矣故爵禄由王者出而王者不敢易以予人天下莫不願而王者不敢常以予人有私人以賜無私人以官有世人以禄無世人以爵使天下瞻慕榮向之不足則君子登功樂職而治道進矣故古之聖賢之君相與謀議於廟堂之上歴數安危治亂之大計莫不先用人之急而後百事何哉其得失之間誠足為天下慮也傳曰法後王堯舜三代之事雖詩書之所

詳具不可以復之於今矣祖宗之事皆耆艾耳目之接其慎惜名器而致天下於治今何憚而不為之法乎開寶之詔伎術之人不得外補天禧之詔已補者不得輙遷所謂廷尉評者固已目為清望官而責宰相之輕授於人爵祿如是之重也歲登進士才十數而雜色入流之人尚寡宗戚貴近無浣沐之請過請者召而戒抑之為宰相子尚有褐衣未命者況下此者耶樂師以久次乞補外官太祖弗之許止以為大樂令予人如是之難也

於時省寺府監與郡縣之秩皆有定員隨闕授擬而未甞有家居待歲者中外百職或久而不得代考課院患無閑員以足郡縣之闕官得之者如是之寡也今官選之徒如日中為市衝衝而來小有所挾皆可以得志或以門䕃進或以小史進或以醫卜工伎進或冨賈人持錢刀芟芻貿而得入或衛兵之校百十為輩搶挺而軒冕爵禄之輕也如此人主既務以恩澤為治向者政事之臣又或破壊故法瀰漫而誕散之故陰以賣安於時

而自交於天下決隄防注雨露倒庫府傾纏黄以足進者之心使大槩流於今而未可以遽息予人之易也又如此今一官而數人共之有既去者有已至者有將至者三班吏部審官之籍不啻萬官文武之列十倍于昔其多也又如此祖宗之時而爵禄重今之世而爵禄輕祖宗之時而予人之難今之世而予人之易祖宗之時而得之者寡今之世而得之者多豈不謂予者之過而謂進者之罪耶夫賢者之見貴于天下有所施為而衆莫

不率以名器待之于上而異于小人也將吏之所以令其衆而士卒氣慴神聳以涯分素殊而莫測其尊且大也今匹夫一伎之末僕役趨走之人而與君子同名而共器商販之賤知官之可市而得指手坐而為政者以謂輕于我之千金驅呵遮迾之卒知吾一日皆可以為將吏而辦其事冒慢其上驕桀而難令非所以示天下也嘉祐之始也嘗採議臣之策而懲其弊詔減任子之令期歲補者為三歲三歲者為再郊罷三丞告老及外

臣遷任之澤進士明經約以天聖之中式而令百司必滿實格不得假小勞緣他請慼年而入仕矣議者黙計之以謂歳可損千數施之五六載其數頗耗而仕者差澄清矣雖然其獘猶未甚大吏者汚冗之類因仍而未盡釐也深惟陛下行鬻爵之令不若節財用緩刀筆姦吏選試之格與其賞姦吏不若節進廉能汰小人非冀之得與其愜滿小人之心不若寛天下良民之力則祖宗之治可繼也朝廷何不為此以嚣怨之生于此耶人

主弗為而人臣者為之則嚚怨之所歸也唐開元之君罷斜封官三千而天下廓然無事惟人主未卓然而為之耳又何以嚚怨為疑哉

議官策下

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所貴皆不同觀其所貴則知其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非便國家也非利天下也

非本教化也惟私貴者之子弟優足以強宗使之蠧國而漁食天下王者于彼何哉然氏族之家亦有可用而大有補于世者矣如其不較術業累累而貴之非公天下之道也古者不世爵有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國為之置師保羣衆而教之告之以禮樂詩書德行道藝之說俟其器成德就然後以名聞于天子而升之太學次第而官使之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古之通制也夏王官人以世而成湯數之謂之惡政尹氏世職春秋譏之令

文武之臣自五品以上遠近其年高下其等咸得保任其子孫矣子孫既官又保任其同宗矣宗族既官又得保任其外姻矣幸而壽則嫡庶之支内外之戚無不列為王官古未嘗有恩厚臣下若此者也故有襁乳嬉劇之歲天子賜之訓誥而爵命之矣未能勝衣而襲以青紫曾不知四方車馬之數足而名籍于省寺加之士民之上揭于才賢而未用者之目此臣之所以嘆息駭異而為之言也朝廷知古之所以置設官爵之意乎以民

之喜為不善恐靡然漸入于亂故標榜尊異其有德之人以為之師又以物廣事衆一人不可兼聽之故選才智者使居衆愚者之上以分小大之務而司民之曲直如是而已故用人不可不慎也彼提孩何為者而官爵亟加之歟天下才德之士抱其器或湮沉阨窮老死于田畝而不得用泯焉不若貴者之提孩宜乎士心之有不得于上也國家患進士明經之多間歳一詔數以二百為之常限冠其選者始預京秩而貴者之廕計歳且

踰百名波進雖聾病之學然取士之正路本格也取士凡二歲而出一京秩以恩為之者輙百倍其多可謂本末不相侔臣願稍汰其獘而立年格使文武之官補䕃雖如故然必成童以上始得以其名聞惟觽𧉪之澤無格年齒然復精為課試之令不能涉禮律而通時務者未許出仕則公卿之子孫咸竟于學幾于重慎爵禄之漸矣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與狄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夫貴之提孩未可以官也國家之于

臣下祿之重責之輕生有榮歿有報澤非不加矣爵祿天下之公器惟聖神留意焉

重計策

以王官易販夫貪賈之錢刀其為國之恩辱議者之所素病也而終不得寢役上農而（闕）郡國之漕輓其傷敗民產天下之所共閔也而終不可得蠲酒榷茶禁治私鹽筴關河之征鄽閈之賦凡百物之產皆有常稅苛取之術徧于天下又為告訐之募督索之刑以威名而誅

亡命之人其敗化亂義有識者莫不惜此而終不得少損赤子耗病而不得收恤國體墮而朝廷不能顧是者何故非由經用之急乎今夫兵有常賜吏有常禄官省之所費郊廟之所奉河防之備與夷狄之賂是皆不可已之用一旦弗繼則變故或緣是而起其勢誠不得緩故國家汲汲于此而以財物為首務議及教化則謂之虚語以金穀為要任禮樂者謂之贅疣之官善聚歛掊克者以為良能仁民愛物則謂之不任職非朝廷之

好物勢使之然也國之號為太平亦已久矣宜可以追古之治而政日益煩俗日益薄民生長于無事之際而常遭罹兵冦凶災天子仁儉如此而四海惶惶如值淫暴之世亦可嘆嗟也今凡可以得利之門無不為之不可以有加矣係民之頸鈐民之臂去攘奪者無幾而宜豐而有餘也鑿入以為出惴焉尚恐弗支不幸而旁有他虞則將有度外之索非常之費不知何術以足之歟國務莫先于此者矣此未之救則雖堯舜不能

以垂拱而治雖周公不能興禮樂雖臯陶不能以措刑
也夫有朝暮之危者不及為百年之憂若饘粥之乏者
未暇治藥石之事有所急者有所緩有所先者有所後
也國家未欲為大治則已矣如欲措刑而興禮樂大有
為于天下以格垂拱之治則救弊之策何俟而不先為
哉臣嘗學易至于泰卦之變未嘗不歎也夫泰變則賁
賁變則蠱蠱生于賁賁生于泰泰者大通之世也賁者文
明之世也蠱者當弊而出乎文明者也今之時承祖宗

之業愚繁禮縟文明之餘蠱之所生也陛下撫養天下之人未能為之節而又重之大蠱有三而他蠱尚不預費冗而為蠱兵冗而為蠱官冗而為蠱蠱生于昔而大熾于今不可以不變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國家之所憚為者嘗謂蠱已成而勢不可變變而去之則將羣起而呌詭陵突而怨上不得已而又復之是未知其道耳夫去蠱莫若漸人之常情猝據則擾駭平緩則靜恬以歲月去之而使之不知善變者也急于治者知蠱之

不可不變又欲一瞬而去百年之蠱不已疎乎今之三司使皆用天下重名之臣為之者類不得久非譴而罷去則擢升二府如舟之寄于衝波瞥爾而游雖有志于此者亦何能盡其用耶夫百口之家以渠費多而附麗衆故貲業日殫而不足汩汩不治將至于寒饑悉力以供之挐邀貨利則有冦貪不善之名而招禍于外亟絶其費而斥遣僮奴謝去賓客則有難已之勢不平之論而搆怨于内方今之獘亦何以異于是屬之才者而使

徐為之治日輯其樵牧月勤其種樹歲謹其出入則浮費消蓄積長而內外莫之知

實備策

易之象以龍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氣變化之大無窮而不可測而聖人獨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為天之用而極其可見者雲雨風霆而已雲雨風霆非龍無以行之則天下之物有能盡天之用者莫過乎龍也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際乎海深入乎蠻夷而無

有涯畔人之力不足以勝之而馳騖戰鬬之涉地之遠非用馬則弗能濟則地之用又莫若乎馬此易之所以重乎龍與馬偕之于乾坤也國之寶畜獸之等夷莫重乎馬易象之所貴周官之所列小雅魯頌之所載史氏傳記兵家之説所倫兵之勝負繫焉國之虛實强弱繫焉蠻夷戎狄四方之民其俗不同其輕死而喜為中國寇盜一也然而能深入而為大患者自古常在于西北不在于東南其故何也馬出于西北而不出于東南也

冒頓單于數十萬騎圍高祖于平城駹驪騣白皆從其方之色多馬如此故能屈中國之勢孝武乘文景之富奮擊匈奴匈奴少衰矣後以馬少遂無復出唐文皇既定天下席其勝勢破突厥誅高昌平吐谷渾繼之以高宗碎高麗擒百濟而中國之地西至于焉耆北踰于陰山盡得多馬之土故分坊布于隴右而唐馬最盛今之馬大抵衰耗不及于漢唐者何也多馬之土不為中國而為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馬上為國不騎則不能戰故

其兵以馬為命女真亦嘗通馬間市于我矣詔蠲大謝島氏租令操舟以泛馬耶律患之置戍于海岸而女真之貢不能至矣繼遷玩戰日久而馬大耗德明臣順以偷其安懐其種落専其畜牧者凡三十餘年寶元間至以谷量馬故元昊兵氣飄逸而為邉患矣秦夏雜羗雖以馬為市然皆癯疾之餘中國固未嘗得之也西北之産不入于中國中國之所恃藩吾馬而已而馬官日以弛馬政日以壊朝廷曽莫之計以失兵備猝然有不得

已之戰顧欲驅步卒馳沙漠而捍堂堂之鋒乎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舜氏之以嬴而俾世世其任非子牧于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奪其業王毛仲張萬歲强幹而知馬事故唐付之以閑廄監牧之政勛階至開府而仍典馬是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功也今之羣牧數十年之間為之者凡幾人以知馬而任者誰耶任之而有功効者誰耶以無勞而得大譴者又誰耶間有可任者亦未及究馬之情諳馬之數

而從矣故馬官覩馬之耗登蔑若秦之視楚人之亡羊而弗之恤此國馬之所以不繁也周之時有庾人校人圉師牧人趣馬巫馬咸專其事而不復治他春秋之時鄭雖小國以下大夫為師則其餘列國莫不有馬官矣故任久職專則政舉而畜牧遂字令嘗求知馬之人而任之惟貴與侍從之人臣其背地迭處而兼領焉上之任之也為恩而已非痛責以馬事也下之受是任幸增廩給便役使而已弗以其事自任也故不親其勞不悉

其務田業有遺利吏卒有遺力國之寶畜聚散于沮洳潟鹵之澤綦露于氷雪無水草之野相枕藉僨路而物數以大耗可不為之惜哉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事爾少多之食出入之時惟其便而不可以素為之節要在適馬之性使蕃息而已矣不知付之于其人治之如家人野夫之事而嚴為條教舊令日積而新請繼至吏卒惶惑不知所以為者馬之疾不同而不敢不殊其寒温劑其肥瘠老壯所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與食之

多少局局欲以文法治馬求國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養馬蕃之必擇其人必專其職必久其任使畢力于事而責成功吏之廢置卒之誅賞寒暑耕牧牝牡食息之節適其便而相宜一切無束以小法惟視其歲增之數如何則馬政舉而兵備漸實矣國家于安閒無事之時其失嘗在于因循不能先事而有所思一朝急猝之變起則煩憂而不知措以敗大事為中國無窮之辱惟馬又非可以急索而得者可不預慮之哉

明責策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嘗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民姦時之多弊也如此而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刬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耶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耶將用之非其道才有而不克施耶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

才則多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于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瓌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忘其闕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茍付之以事固勿屑

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于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圖已持禄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懾法小臣陵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令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

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内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不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

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譴謫將帥者皆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横兵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嘗若無其人尊官厚禄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于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躪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泯

沒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于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没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内外之臣而掐其背胥史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不敢除見賢而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茍且

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並病其弊莫甚于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寛小過責大體而已矣

勸吏策

夫人之所以異于羣物者以其有恥也恥者趨善之本原而聖人之教所從而立也聖人因人情之有恥而示之以榮辱之路扶善而沮惡貴賢而賤不肖由于義則天下皆指以為君子莫不聳踴企慕之以為榮不由義則天下皆指以為小人又從而簡賤之羞與為親舊師

友是以喜為顯名惡為汚名顯名之在身未爵禄而出處尊安志氣充飽汚名之在身雖位于衆人之上金玉盈其藏而嘗若心腹之抱疽毒首領之嬰木索又況于禍福之實加之哉故聖賢在上則榮人以賞辱人以刑聖賢在下則榮人以名辱人以義名義為之本刑賞為之用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刑賞猶有獘也名義未嘗有獘也故聖人先之以名義而後之以刑賞孔子曰政之不

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賞不足恥也先名義之謂也善觀天下者欲知天下治亂之勢無觀于他觀名義與刑賞斯知天下矣善觀人者欲知人之可使為善不可使為善無觀于他觀其有恥與無恥斯知人矣三代之所以治者亷恥存也末世之所以亂者亷恥喪也朝廷之臣天下之俗頑悍無恥一作耆詬無節此賈誼之所以太息于漢也臣有一言可以不褻刑罰不費爵賞而起天下之治曰勸吏勸吏之要曰示榮辱令

諸路各有監司以督藩郡郡有守倅以總屬邑于治皆得按察所部之吏然自非見告而入于罪與應條貫保薦者其餘貪廉强懦優劣臧否一切不以關意雖有龔黄卓魯之儔亦汩汩而去亡以異于常人此廉恥之道所以闕吏之所以不勸也臣願詔内外諸臣凡所部文武之吏各歲差其材行為上中下三等而奏籍于朝惟臨部與在官未及期者乃使來歲一部之吏則守倅上之一路之吏則監司上之文吏則文吏之長上之武吏則

武吏之長上之天子與二府總天下之奏籍于中可以據幾案攬紙尾而知天下文武材行優劣之大畧其失實多者非私其人則鑒之妄也非鑒之妄則懈于事而不為之審也其得實多者或明而公或詳而能舉其職則以其得實失實之多少又可以坐視奏籍而知奏者之如何董仲舒曰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且以觀大臣之能此其是已臣以謂若此則為上官而法當按察者不敢因循蹇默而辜朝廷之寄必且審聽風

謡豥豥于審核以求其吏之實為小官而在所部者恥名隷不肖之籍而期於在髙課以榮其志亦將激昂奮迅以兢于名節苛者可以抑而為寛懦者可以勉而為立貪者可以憚而為廉邪者可以沮而為直未褻刑罰未費爵賞而揚清激濁揭榮辱之路以示天下天下之吏莫不知恥而避惡趨善矣臣故以此為勸吏之術

宋文選卷二十一